

◎ 蓝庆元/著



壮 汉

ZHUANGHAN
TONGYUANJI
JIECI
YANJIU

同源词借词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

蓝庆元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蓝庆元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1056—845—0

I. 壮… II. 蓝… III. ①同源词—比较词汇学—壮语、汉语 ②借词—比较词汇学—壮语、汉语 IV. H2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1689号

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

作 者 蓝庆元

责任编辑 戴佩丽

封面设计 赵秀琴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 数 256千字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845—0/H·86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课题的立项和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支持和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资助。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 编：黄 行 狄乐伦

编辑委员会：（按姓名笔画排序）

孔江平	叶典良	孙宏开	江 荻
吴安其	狄乐伦	陈福隆	周庆生
林玉珠	林桦风	金瑞卿	欧瑞文
柯莉露	赵明鸣	徐世璇	殷图安
黄 行	朝 克		

前 言

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少数语言的描写研究、比较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规划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科的知识体系。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第六个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主持或参与开展完成的重点课题成果主要有:“六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出版社);“七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课题成果《苗瑶语古音构拟》、《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课题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八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中华社科基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九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这些系列研究成果大多围绕某种明确的研究主题开展,可以大体反映2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学科分布和完成成果的基本状况。

进入90年代后期以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随着老一代学者和50年代培养的一批少数民族语

言专家的相继离开研究岗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已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充分吸收和继承了前人的研究传统，同时在研究的理论方法方面又具有较新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思路，因此这一时期的课题选题和完成成果和以前的研究相比，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合作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目的是为了集中反映这一时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丛书没有规定统一的主题，这样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学科现状和发展的多样化的趋势，也可以和目前仍在陆续研究出版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等侧重语言田野调查和基本描写研究的系列成果形成互相补充的格局。

应当说明这套丛书的多数成果在课题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分别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教育部等部门在课题立项和经费资助方面的支持。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1
第二章 老借词的语音形式	7
第一节 声母的形式	7
第二节 韵母的形式	49
第三节 声调的形式	83
第三章 壮语中的后中古汉语借词	85
第一节 壮语汉借词与平话的渊源关系	85
第二节 壮语后中古层次的历史分析	91
第三节 专题讨论	133
一 前中古层次的二等韵	133
二 前中古层次的三四等介音	136
三 深、臻两摄的前中古层次	140
第四章 壮语中的上古汉语对应词	141
第一节 端组	141
第二节 知组	144
第三节 章组	145
第四节 影组	147
第五节 以母和来母	148
第六节 二等与重组三等	149
第七节 歌 ₂ 月 ₂ 元 ₂	151
第八节 歌 ₃ 月 ₃ 元 ₃	152
第五章 借词与同源词	154

第一节 词族比较	154
一 胞衣	154
二 掩-盖	159
三 介-甲	162
四 雾-蒙	164
五 执-禽	166
第二节 从语音形式判断同源词与借词	166
参考文献	169
附 录	173
附录一 白土壮语音系	173
附录二 上古汉语音系	181
附录三 中古汉语音系	184
附录四 近代汉语音系	186
附录五 汉语借词总表	188
后 记	276

第一章 概述

传统的谱系分类中，对侗台语在汉藏语系中的地位，争论纷纭。大体说来，以李方桂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侗台语是该语系的一个语族。而以白保罗（P.K.Benetic）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大都倾向于把侗台语排斥在汉藏语系之外（P.K.Benetic 1972, 1975）。最近又有一些学者认为，亚洲大陆的汉藏语和远隔重洋的南岛语有明显的亲缘关系（沙加尔、邢公畹 1991），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语系——华澳语系（郑张尚芳 1995，邢公畹 1998）。可是侗台语在这个语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占据什么地位，仍是学者们热烈争论的问题。同时近年所谓汉、台联盟诸新学说盛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侗台语的和汉语的关系上，在对立的两派看来，这两种语言要么是同源关系，要么是接触关系，没有第三种可能。

欧洲的语言学家曾经采用历史比较法成功地解释了现代印欧语的来源，于是一些语言学家也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亚洲的语言，结果并没有象印欧语那样成功。近年来大家才发现，原因在于亚洲语言形成的历史和印欧语很不一样。

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被研究的诸语言从同一母语分化出来以后相互之间不再影响，或影响很小，如印欧语第一次分化出印度-伊朗语族、希腊语族、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亚美尼亚语族等等。然后这些语族再分化为不同语支，如日耳曼语族又分化为西部语支、北部语支、东部语支，之后又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如西部语支分化为英语、德语、荷兰语，等等。这些分化出来的语言相互之间不再影响或者影响很小。而在亚洲，语言之间一直处于相互影响之中，特别是汉语对其它亲属语的影响连续不断。侗台语就是在这种不

断的互相影响之中发展的。

汉语对壮语的影响自古以来从未间断，至今还在继续。以作者的母语——河池市白土壮语为例，不要说kə⁶min⁴（革命）、sən⁵sən¹（生产）、su⁴sin⁵（四清）之类的政治术语借自汉语，就连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的svai¹hu⁶（水壶）也是借用汉语的。现代汉语借词在壮族人的日常会话中占30%以上，语言使用者文化层次越高，现代借词用得越多。像这一类的借词，稍有点文化知识就能看出。而有些已溶入壮语的近代汉语、中古汉语借词，就往往使人意识不到是来自汉语了，如fan⁴粉末（汉语：粉）、fan⁵大粪（汉语：粪）这些近代借词，只有当语言使用者有意识地将壮语和当地的汉语进行比较时方才会想到这是汉语借词。如果当地的汉语和壮语的音韵结构相差太大，近代的借词也会被当成是壮语固有词，如罚fat⁸、发fat⁷、犯fam⁶、淡tam⁶、柑kam¹、搭tap⁷，等等。特别在当地汉语是官话的情况下，壮族人即使有较高的文化，也已经很难把这些词和汉语的“罚”、“发”、“犯”、“淡”、“柑”、“搭”联系起来。在壮语里，从中古到近代借入的汉语词数量相当大，笔者就已经在自己的母语——白土壮语里找到一千二百来个，仅蟹摄开口一二等字就有：奈nai⁶，代tai⁶，待tai⁶，带tai⁵，袋tai⁶，海hai³，财rai²，害hai⁶，开hai¹，台tai²，斋sai¹，碍ŋai⁶，猜sai¹，裁sai²，彩sai³，踩sai³，该kai¹，赖lai⁶，癞lai⁶，艾ŋai⁶，耐nai⁶，抬tai⁴，太tai⁵，灾sai¹，再sai⁵，在sai⁴，亥hai⁶，摆pai³，拜pai⁵，败pai⁶，街kai¹，债sai⁵，界kai⁵，奶nai⁶，奶nai⁶，排pai²，牌pai²，鞋hai²。这还是一个比较粗略的数字。为什么壮语里有那么多的汉语借词呢？唐代中叶，唐王朝陆续派遣了数千兵卒，设立岭南西道，使邕州成为岭南的一个政治中心，以邕州为中心的桂西南形成了一支带有明显屯戍色彩的北方汉族民系。宋朝皇佑年间，为平定侬志高起义，一大批以山东籍屯戍兵为主体的汉人进入桂南的邕州、宾州、永淳、横州等地。壮人与汉人不断

接触，在接受汉人先进的文化、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汉语。语言交融的结果，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带有壮语底层的汉语方言。我们从平话、汉越语与壮语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这三种话中的汉语词汇和语音都是直接来自于这种古代的西南地区汉语方言。

实际上，壮语受汉语的影响早在上古就开始了，壮语中不仅有大量的中古借词，而且还有大量的上古借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原王朝的统治，派五十万大军南伐，平定百越后，“为桂林（治所在今贵港市）、象郡（治所在广西崇左县）、南海，以适遣戍。”从此，广西开始有汉民进入，他们与壮族自然开始语言的接触。但是一直到三国，广大的南方主体民族还是百越，《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时代尚且是汉人稀少之地，秦汉时代的汉人更加寥寥无几，凭西南地区的少数汉人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足以把大量的汉语词汇带到壮语。更重要的是，有许多汉语的上古借词，其形式要比汉代的汉语古老，借入的时间要在汉以前。例如，雅洪托夫认为传统歌月元中有带圆唇元音的一类，即 *ol、*od、*on，这主要是从谐声分析得到，在《诗经》韵脚中，它们已经开始与 *al、*ad、*an 混合了，说明当时它们已经变作 *ol、*od、*on 或 *ool、*ood、*oon 一类的音，李方桂不同意雅洪托夫的拟音，认为《诗经》押韵不支持这种拟音，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汉代，它们完全变作 *wai、*wad、*wan 了。但是壮语的上古借词中，我们还可以找到 -on 类的译音，如“穿” rom^2 （穿透），“段” ton^6 （[条状物的]一半），这种形式不太可能是汉代从中原地区带过去。于是，我们就猜想，它们也许有更早的来源。

一些学者认为说侗台语民族的祖先是百越，更早的是东夷。东夷、百越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早自三代以来，已同中原文化接触，交融。从先秦的《逸周书》、《国语》开始，不

少古代文献都有记载。春秋时代的吴、越两国就是以百越为主体民族，他们称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黄河下游地区，并与其它诸侯国逐鹿中原。公元前4世纪越灭吴，公元前3世纪楚灭越，“而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此后越族部分留在原地，为汉人所同化，部分向西南迁移。吴、越两国使用的古越语不同于齐楚等国的汉语（华语）。古越语的文献今留存很少，可以肯定的只有《越人拥楫歌》（简称《越人歌》）与《勾践维甲令》（简称《维甲令》）。《越人歌》着录于汉代刘向《说苑》。由于民族学者推测古越语属侗台语，所以壮语专家韦庆稳先生首先把《越人歌》与壮语比较，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但由于韦氏用来比较的汉字拟音（董同龢的拟音）不够完善，并且所对壮语各方言不是一个单一的音韵系统，且又都是现代方言，内部变化复杂，韦氏看哪个方言音近就取哪个，带有较大的任意性，因此译解中有许多错误。但韦氏的文章指明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族，给译解工作引导了正确方向。以后，郑张尚芳先生用他自拟的汉语古音系统和侗台语中文字形式较古老的泰文为主进行比较，得出了古越语确实是一种侗台语，并且它的许多语词和汉语同根的结论（郑张尚芳1991）。之后郑张尚芳先生以同样方法解读《维甲令》（见郑张尚芳《吴越语言志》），也得出相同结论。既然古越语是今侗台语的祖先，那么侗台语和汉语的接触当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古越人和华夏民族接触非常频繁，语言互相产生影响是很自然的。我们现在还很难断定壮语中的上古汉语层次到底是秦汉时代的汉人带到西南，还是百越族与北方汉族接触过程中得到，以后在向西南的迁徙过程中把这些语词带到西南地区。更大的可能是这两种情况都有。

以往的汉语侗台语比较研究，争论的要点都落在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上，而且争论的双方往往利用中古的借词材料。主张同源说的学者经常错误地拿中古甚至近代层次的借词当做

同源词处理。反对的学者也就用这种中古材料作为驳斥的依据。所以,如果不把壮汉对应词中的历史层次先理清楚,整个比较工作就会是一笔糊涂帐。壮语中的历史层次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汉语方言,潘悟云教授在研究汉语方言史的时候指出,在有多个历史层次的语言中,在作历史比较以前,必须先进行历史层次分析,把一个个层次分清楚以后,再分别在各个历史层次进行历史比较。本书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以往的比较,由于所依据的上古音系的欠缺,给比较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汉藏语,乃至整个亚洲语言的比较,汉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日本著名语言学家西田龙雄曾说过,如果抛开汉语,汉藏语的研究要想进步是不可能的。这话确实不错。汉语虽说重要,可是受方块汉字的限制,对其古代语音,尤其是上古音系,一直未能搞清楚,因而限制了汉藏语比较的进展。近二十年来,上古音的研究已经有巨大的进展。在这样的音韵背景下进行汉语、侗台语比较,有可能取得一些突破。本书的历史比较依据郑张尚芳、潘悟云教授的上古汉语音系(郑张尚芳 1982, 1987, 潘悟云 1994, 1995, 1997)。

壮语是侗台语族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对于壮语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侗台语族中,壮语的历史和现状较侗台语其它大部分语言的研究要深入得多。壮语是本书作者的母语,加上作者多年从事汉壮翻译工作,因此,选择壮语作为侗台语族的代表语言,来和汉语进行比较研究,就有许多便利条件。在比较中我们除了以五十年代民族语言大调查的壮语材料为主要材料外,还增加了作者的母语——白土壮语,同时参考了许多其它的侗台语材料。

本书是对汉语跟壮语音义上对应的词以及这些对应词的时间层次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是壮汉语言关系研究的前提,也是汉语和壮语历史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认为,壮汉对应词研究的目标是:找出壮汉对应词;分析这些对应词的时间层次;各层次与汉语语音上的对应关

系；哪些层次的对应词可能是借词，哪些可能是同源词？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壮汉对应词已经找出一部分，本书也将会在此类材料上作大量的补充；分析对应词的时间层次和各层次与汉语语音上的对应关系将是本书的重点。至于壮语和汉语的关系，我们将运用前人的方法以及自己的一些认识来讨论。

研究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我们先把壮语和汉语对应词分为现代和古代两大部分，由于壮汉对应词中的现代层次和当地的汉语西南官话语音非常接近，很容易分辨。分辨的标准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标准从声调上分辨。壮语现代借词的调值和当地的汉语官话非常接近，调类和中古汉语不对应；古代借词调值与现代官话相差较大，调类与古汉语有对应关系。如“宣（传）”白土壮语读sven⁵，读音和当地官话syen¹非常近似，调值都是 33，但调类却对不上，汉语官话第一调（中古阴平调），白土壮语第五调，凭这一点就可断定这是现代层次的借词。第二个标准从韵尾分辨。古代汉语借词有-p、-t、-k、-m韵尾，而现代借词没有。凡有这几个韵尾的都是古汉语借词。

第二步，把中古以后的借词和上古汉语借词区分开来。潘悟云教授曾提出假设，在古代的西南地区可能存在一个内部比较一致的汉语方言，是平话的直接母语，汉越语和壮语也可能借用于这个方言。本书通过白土壮语和汉越语、平话的比较，基本证实了潘悟云教授的假设。因为有汉越语和平话作为参照系，就很容易把壮语中的中古以后借词与上古借词区分开来：凡是与汉越语、平话有类似语音形式的是中古借词。但是，与汉越语不相同的借词有可能是上古层次，也有可能是近代层次，于是我们又引进另外两个参照系，郑张尚芳和潘悟云教授构拟的上古音和杨耐思等先生构拟的《中原音韵》音，凡是与《中原音韵》语音相似的是近代层次，与上古音有相近语音形式的是上古层次。当然，这只是粗线条的划分，在具体的划分中还会碰到许多困难，需要借助其它的手段加以解决，还有些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存疑。

第二章 老借词的语音形式

壮语中的汉语借词按照借入年代的先后可以粗略的分为新借词和老借词两大类。下面按照声、韵、调的顺序介绍壮语老借词在不同地区的语音形式。

第一节 声母的形式

见母:

见母一二等字在壮语里的表现形式多为 k; 二等字在上林等地读 kj。开口三四等有些字在一些方言里读作 kj, 如“九”在柳江、宜州、柳城等地的读法; 在大部分的合口字里读 kw (kv), 如“锅”在多数方言点都是 kw 或者 kv。但也有些读作 h, 例如“鸽”在柳江、忻城、宜州、环江、河池等地读 ho:p⁸, “工长工”在大多数方言点读 ho:ŋ¹。读作 h 比读作 k (kw) 借入的时间要早。例外: 钢, 那坡读 kha:ŋ¹。

字	改	敢	钢	糕	告	鸽	隔
壮义	改变	敢	钢	糕	告状	鸽	隔开
柳江	kai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ho:p ⁸	ke:k ⁷
宜州	kai ³	ko: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ho:p ⁸	ke:k ⁷
忻城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ho:p ⁸	ke:k ⁷
环江	kai ³	ko:m ³	ka:ŋ ¹	ka:u ¹	ko ⁵	ho:p ⁸	ke:k ⁷
河池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ho:p ⁸	kje:k ⁷
南丹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³	ko ⁵	ko ²	
上林	kj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ka:p ⁷	ke:k ⁷
来南	kai ³	ko: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ko:p ⁷	ke:k ⁷

贵港	ka:i ³	ko:m ³	ka:ŋ ¹	kou ¹	ka:u ⁵	ko:p ⁷	kʏe:k ⁷
阳朔	ka:i ³	ka:n ³	ka:ŋ ¹	ka:u ⁵	ka:u ⁵	ko:p ⁷	
宾阳	ka:i ³	ko: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ko:p ^{7'}	ke:k ^{7'}
武鸣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⁵	ka:u ⁵	ka:p ⁷	ke:k ⁷
田阳	ka:i ³	ka:m ³	ka:ŋ ⁵	ka:u ¹	ka:u ⁵	ka:p ⁷	ke:k ^{7'}
凤山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钦州	ka:i ³	ka:m ³	ka:ŋ ⁵	ka:u ¹	ka:u ⁵	ka:p ^{7'}	ke:k ⁷
邕南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ka:p ^{7'}	ke:k ⁷
隆安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ka:p ^{7'}	ke:k ⁷
扶中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ka:p ⁷	ke:k ⁷
崇左	ka:i ³	ka:m ³	ka:ŋ ¹	ka:u ¹	ka:u ⁵	ka:p ⁷	ke:k ⁷
龙州	ke ³	ka:m ³	ko:ŋ ¹	ka:u ¹	ka:u ⁵	ka:p ⁷	ke:k ⁷
德保	ke ³	ka:m ³		ka:u ¹	ka:u ⁵		ke:k ⁷
靖西	ke ³	ka:m ³		ka:u ¹	ka:u ⁵	ja:p ^{3'}	ke:k ⁷
那坡	ka:i ³	ka:m ³	kha:ŋ ¹	ka:u ^{1'}	ka:u ⁵	a:p ^{7'}	ke:k ⁷

溪母:

溪母开口一等在北部方言多读 h, 读 k 是较晚的层次, 如“开”读 h 是早期借入的, 而“考考试”读 k 是相对较后借入的; 开口二三四等在北部方言一般读 h、j, 读 k 为晚近借入的。合口字在北部方言多读 h、w, 读 kw 的字应该都是比较晚借入的。

南部方言开口字多读 kh, 合口字多读 khw。

字	开	考	客	苦	亏	欠
壮义	开(锁)	考试	客(人)	贫穷	吃亏	欠
柳江	hai ¹	ka:u ³	hek ⁷	ho ³	kwi ¹	ki:m ⁵
宜州	hai ¹	ka:u ³	ke:k ⁷	ho ³	kwi ¹	ki:m ⁵
忻城	hai ¹	ka:u ³	hek ⁷	ho ³	kwi ¹	ji:m ⁵
环江	hai ¹	ko ²	hek ⁷	ho ³	kwi ¹	ki:m ⁵